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仕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

後下官屬住者送至陟陽侯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 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其濛濛

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傾猶盡也 三命皆有極

咄嗟安可保 翰曰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言皆有終極嗟我此身安可長保 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下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

莫大於殤子彭聃 貪猶為夭 銑曰七歲已下亡曰殤彭祖老聃皆壽

者若逢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違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為夭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猶為小莫壽

於殤子而彭祖為天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宜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

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 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吉凶如糾纏 墨憂喜相

紛擾 善本作為字濟曰糾纏索也吉凶相統如索兩股纏也紛擾猶互起也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

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 善曰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 善曰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

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 濟曰言以天地為鑪陶鑄萬物故宜

齊同何有大小 善曰言天地為鑪陶冷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

逢人垂 善曰此謂愛生也逢人大

大觀誠此苦不早 善曰此謂愛生也逢人大

道苦其不早 善曰此謂愛生也逢人大

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

慮也鷓冠子曰逢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

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

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向曰誰能察我別離之心言當取鑒於天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善曰楚辭曰惆悵兮秋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說文曰契文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江貞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

池玄醴淙朱顏但翹杯行遲銑曰坻岸翹告也玄醴黑黍酒也善曰毛詩曰舍

其坐遷鄭玄詩箋曰砥水中之高地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王仲宣公讌詩曰但翹杯行遲揚

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善曰楚辭曰

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讌詩曰管弦發微音度曲清且悲春榮誰不耀善本

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濟曰春草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善曰春榮喻少

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

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憶時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

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

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澄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良曰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澄之為西陽太守後庾被徵還撫軍送至湓口瞻時為豫章太守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序別故賦是詩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

祗召旋北京守官及善本作反字南服翰曰祗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

宣遠南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蒞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務善本作飲錢指途

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念出宿

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使也出宿此郊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

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使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日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向曰晨時畧影也言來時

未期離別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進人理行善曰

口影急速

艦盧輜軒命歸僕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艦舟也輜軒輕車也

楚辭曰日暍暍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艦船頭也吳都賦曰輜軒蓼擾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答

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分手東城闔因發擢直西江澳善本作

良曰闔城曲澳亦曲也善曰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音因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為隩離會雖相

雜善本作逝川豈往復翰曰庚與王離宣遠與王會故云相親字逝川豈往復雜也逝川豈往復喻時不留也善

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翰曰牘版也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善曰周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楊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統曰方山在江寧縣靈運為永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指善本作期慙甌越向曰皇邑京都也慙止也甌越越之別名

善曰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慙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

廣曰今之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銑曰纜繫船索

及朝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善曰吳志曰更增舸析析就

纜然纜維船索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

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

遇此風物更益難歇痾病也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

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

翰曰伊惟惟思也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

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輟兮輟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

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

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後遙光收付獄死新亭亭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史善曰蕭子顯齊書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

之即楚辭所謂湘夫人是也善曰莊子北門成謂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洲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洲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靈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

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

停驂我

悵望輟棹子夷猶

濟曰驂馬輟止也夷猶悵望自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善曰鄭玄毛

詩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

廣平聽

方籍茂陵將兄求

良曰周處為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

今求為此 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
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
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
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
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
離憂 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
已矣對此江波之上空懷離憂 善曰楚辭曰思公子兮徒
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字
樊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五臣同
李善注

平生

善本作
生平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向曰言少年之時別
離以前期易也 善

曰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言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
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
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濟曰
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

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 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
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
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良曰勿以此一
樽酒為輕生死

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也持執也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

慰相思 翰曰楚王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
相思之心 善曰繆襲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
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
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才圖會
卷一

四庫全書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察故託言秦

穆公殺三良
白狗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逢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者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寤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逢人

大觀秦穆殺三良昔善本作哉空爾為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結髮事明君受恩

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良不訾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

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縻

美悲切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

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為殉而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善

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

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虧歌也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歌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善曰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

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

梯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

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作涕登君墓臨穴仰

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冥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惜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曰長歸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詩

也傷肺肝悲之至也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左太冲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躒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群書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翰曰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

此以為法則也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善曰長楊賦

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雖非

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切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

術善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打燕晉之

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

也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鈇刀貴一割夢想騁

良圖濟曰以鈇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翼

劬鈇刀一割之用韓居章句曰騁施也左眄澄江湘右盼普定羌胡

良曰眄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善曰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善曰漢書曰酈食

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
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白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

詩傳曰離離垂兒**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

庶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

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

珥漢貂
良曰金日磾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貴寵比於外戚可謂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

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
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

而賦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吾慕魯**

仲連談笑却秦軍
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辛垣衍往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

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收言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個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時秦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

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當世**

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
善本作不字**受賞高節卓**

不群
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是謂賈

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濟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綵絲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夫也善曰說文曰組綵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兒術衢皆道也竟蓋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禪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

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善曰北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寂寞揚子宅門無鄉相善本作為鼓

所講在玄虛善本作為鼓

宣尼辭賦擬相如法應之撰為法言以象

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屏
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
法應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
口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善曰靈景於天地理
善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善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
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雲浮
善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
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自非攀龍客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何為歎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許來游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取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藐四海豪右何足陳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七百七十六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善曰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善曰目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

士交官不逢骨肉還相薄良口主父偃曰目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

為孝子昆弟不收此由名官不逢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

買臣困樵采善本作采樵字伉儷不安宅銑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

擡東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之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著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擡東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

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悲怒

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

長卿還城都壁

四賢豈不偉遺

立何寥廓

烈光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其

遠邈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良

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兒落落

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立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時寂貌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

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 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

魚 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善曰東方朔 外望無

寸祿內顧無斗儲 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小此皆無之 善曰

相蔑朋友日夜踈 良曰蔑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兼以自喻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

嗟復彫枯 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

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

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

分咄嗟嘆詞也 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

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

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

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

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

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必有憔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

嗟嘆也王弼周易注曰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

栖一枝可為達士模 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

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滅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少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

二踈

濟曰踈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

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知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與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車之祭也 朱軒曜

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木命為士不得朱軒蓋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

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善曰鍾會遺榮賦

逵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

軒蓋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逵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

陰涕賢哉此丈夫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

財為奈

去 向曰廣既歸曰令家具酒食請族人以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問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鄉食其賜蓋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儲積也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

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歡漢書曰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

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卿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下

共千六百

又聖上卷

泣黃既歸鄉里日令家共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兄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
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卿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
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

客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

日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
流名與天壤俱并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
侍中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
日言思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范陽人

北投劉琨現以為從事中郎後為駁匹彈劾駕營
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日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
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未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
遭之未波死諒依石季龍冉
閔誅石氏謀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

空言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
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 善曰蔡

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
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
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

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

全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
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 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

與大將軍廉頗諸大目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
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
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
其乏困也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向曰官者今繆賢曰臣舍人

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關

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

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

子曰宣尼伏軾而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

金柱身玉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主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

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

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擗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

金柱身玉要俱捐

濟曰相如度秦詐偽為與

柱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趙城而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亡歸于趙連城謂十五城荆王謂和氏璧也善同濟注又曰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

池會二王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性其端

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通池又曰嚴

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惟漢書曰郭解入關資豪

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

上衝冠

輸曰相如怒而目眦盡

冠已見西缶雙擊東琴不隻彈

善曰說文曰眦皆

音請奏瑟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

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對相如相如張曰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之擊缶實

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

不易處死誠獨難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

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國猶奮也疆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詔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不畏疆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千犯

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史記曰趙三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為者負荆謝

厥讒

音德輸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任廉君多置惡言而將軍哉顧獨念疆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

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讒過也善曰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智勇冠當世

善本作 弛張使我歎 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

代字 謙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

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

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史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網紀文章也善

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網紀文章

洛易

去

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易以盛無德易

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澗水灑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

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

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

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善曰

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

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

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

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苛猶虐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

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

也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

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達國

伊人感代工聿

善曰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燕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

志賦曰扶興王以成

婉婉中畫暉暉

善本作

命延衰期乎天祿

天業昌

善本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兒暉暉

明兒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幙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以靈圖曰攝天之業

鴻門銷薄

博

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蝕垓下隕撓

博

楚搶

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

咸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

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

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者名薄彗星為

擣搶皆錯亂不順之事墮猶落也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

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

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又選三二卷

上三

九百早

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攙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侯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攙槍

定都護儲皇

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

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譙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頌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

疏廣曰太子國諸副君也

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其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

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

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良

清埃播無疆

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

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

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

成被八荒

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

成被八荒

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

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警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

也鑿旌
善本作旌於字歷頽寢飾像薦嘉嘗
祖歷良廟見頽毀寢廢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旌鑿旌也公羊傳秋祭曰嘗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寶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誓夫違盛觀踈踊企一方
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誓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誓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瞻自愧蹇蹇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繫之足不良能行毛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

子日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

七百卅一

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娶婦者魯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約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悅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儀也

椅宜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每相匹

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飲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

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額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塞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騶冠子曰影則隨婉彼幽閑女作嬪君

子室

向曰婉美貞幽閑柔順兒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

嬪婦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美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

俾等也 善曰賈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

鄭玄禮注曰俾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今薛君曰

詩人言所說者顏色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偶此嘉會

盛美如東方之日 故欣願畢矣欣喜也 善曰陸

機從深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歡 善本作 良人顧

有違 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燕未及歡婦謂夫

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 脫巾千里

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外結綬登王畿

王者所起故曰王畿 善曰中處士所服綬

仕者所佩今欲密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

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

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未明也

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 善曰易歸藏區

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諛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驅車出

郊郭行路正威遲 翰曰威遲歷遠之兒 善曰古詩曰驅車

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

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 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其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濟曰余

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

彼砠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瘠矣 嚴駕越風寒解鞶

犯霜露 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鞍左氏傳太叔曰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 善曰宋均

曰涼 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 善曰阮籍詠懷詩 悲哉

游宦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

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

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 善曰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

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

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

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向曰僂猶須臾也春榮秋枯也善曰僂猶俯仰也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翰曰蕪草也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鵲賦曰止于坐隅

勤役從歸願反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

路遵山河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昔辭善本作醉字秋未素今

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蟄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過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蝻蝻者蠟佳人從所務窈

窈援高柯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自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傾城之白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鸞而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年往誠思勞路善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金某作

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

不相識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

捨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且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樽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

南金豈不重聊自棄樽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弓

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楚辭曰蒲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

密絕之義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

文選十卷

無金玉爾音音高節難久淹竭綺列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

而有遐心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承自陳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

何之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

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喜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善曰日暮行采歸

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之東隅收善曰楚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亦

過前持其妻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良曰妻

聊述其情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卿玄箋曰已上也善曰楚辭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

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日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

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豫樂也善曰楚辭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善曰楚辭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

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善曰楚辭顏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

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善曰楚辭高張生

絕絃聲急由調起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恨深

興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善曰楚辭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

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

愆善本作諸已濟曰愆猶失也善曰繫欽與魏文帝牋曰與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傳注曰營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君

解佩纓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

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傳注曰營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君

君

子失明義誰與借沒齒

良曰借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義不俱盡年

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統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于有禮也

妻愧於此詩其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寔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此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鄭文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决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向日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謚言於彭城王出為

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謚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鷟有時鐵龍性誰能馴詠

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 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口沈飲誰知

非荒宴此四句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

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臨赤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曰淪沈洞深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

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曰

照光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善曰

滅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

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

長嘯若懷人

越禮自驕衆 濟曰籍游蘇門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驕衆也 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

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在蘇門生直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常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籍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嘗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為塗窮者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翰曰餐霞仙者之派善曰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冷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冷朝霞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

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物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疑也廣雅

立俗近 五流議尋山洽隱淪 良曰康非湯武俗而雅流議王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洽隱淪也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近世爾雅曰近逆紀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

淪 變鳥翻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 銑曰鍛殘馴擾也皆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十一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掩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鼓鐘不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編切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墜故鼓鐘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

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業鄭玄曰業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哭鬻粟生人

善本作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民字 器高大者也秀美也

逢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

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鐘磬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

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

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良曰咸則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觀見也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

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落事曰咸若在

官之職必妙絕於時
劉劭 屢薦不入官
善本作 一麾乃出守

玄毛詩箋曰觀見也
銑曰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示延平自喻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

年自喻好文也
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

句
齊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

解義妙折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則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

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

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

軒軒飛貌張衡麟賦曰皇回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裏游則愴山陽賦
良曰秀與嵇

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良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善曰漢書班伯曰詩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沉舟經山

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

居豪華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陽鄴臨淄苑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

富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百金

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

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
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

衢飛甍各鱗次善曰西都

軒蓋已雲至善曰七略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

賓御紛飈沓鞞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善曰西都

善曰七略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西都

善曰七略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
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斗書時斷絕刁

敵斗書晝夜驚
斗以銅作鑿受一斗
晝夜鳴 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檄布反羽書至上大怒
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鑿受一斗晝
炊飯食夜擊持行各曰刁

斗今在榮陽庫中雜音通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善
作旌字 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

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
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
翰曰雲
旌蔽日兮歌若雲

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瓜牙魚麗陣各六郡金城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

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聚萃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
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瓜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

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
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

笛隴頭鳴
濟曰笳籥也起於胡笛起於兗思者其聲悲思隴山
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
笛賦曰折世雙笛從羌起

良曰骨都曰逐皆匈奴侯王各自警警伏也亡精失魂息 善曰漢
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警焉又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
王西京賦曰

玉門罷斥侯曰第始脩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侯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

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
位登萬仞積功立百行成
翰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登升也十六升曰庾言粟多也 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
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成曰十六升為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

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向曰不恒盛也 善曰老子曰天
者有時爾雅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良曰激楚歌舞
曰虧毀也

云高臺傾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
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相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

七十五

七百六

七百六

七百六

秋萬歲後高臺所
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銑曰天子思其功德
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
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璉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多傳之據此一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璉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二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魏巍之稯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璉汝陰人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璉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無著作卒文章志曰璉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翰曰璉自恨居下流也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志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問

良曰墮官罷官也問里門也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善曰漢書揚惲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志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

廬

銑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謂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

智居

向曰此土謂璩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

文章不經國。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也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無尺書

善曰言今所占。璩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用等稱才

學往往見歎譽。平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舉問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

賤子實空虛。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善曰王邑請召賓邑稱。

宋人遇周客

慙愧靡所如。五臣作知字。良曰宋有子。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

遊仙

不亦多矣皆謂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取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則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高賢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麴亂相思游仙云世故為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

青青陵上松

亭亭高山栢。向日亭亭高自。善曰古詩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光色冬夏茂

根柢無凋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

命於地唯松栢

命於地唯松栢。

弟詩曰

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上松亭亭高自

向日亭亭高自。善曰古詩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向日亭亭高自

善曰古詩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善曰古詩

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弟詩曰

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上松亭亭高自

向日亭亭高自。善曰古詩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向日亭亭高自

善曰古詩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善曰古詩

弟詩曰亭亭山上松。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命於地唯松栢。

獨在多夏青爾雅曰樞本也焦
真易林曰温山松栢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

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
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
士上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冰目眺夫衡門羨昔王子喬

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良曰王子
喬者周靈

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
於嶽山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

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
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吕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縮連

翻兮紛暗曖說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作
民字樂長懷

慕仙類眇然心懸邈
善本作
眩字然心懸邈
銑曰抗舉也懸邈遠兒善
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

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懸
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
塵網緇銖纒絃食霞倒景解玉玄都而璞之制文
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
哉以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

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
隱隱世無聞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而走玉庭藏養生而侍朱

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
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臨源恒清波陵岡掇

都丹萸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萸草也善曰毛萸詩傳曰柹對

活丹萸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

草之初生通名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谿
名盤樂安何

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善曰靈谿谿名也梯仲雍荆

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

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
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凌虛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

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
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

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
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畜而去老萊乃隨而

隱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
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

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
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

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所制者委畜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

羝 翰曰易去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也又云羝羊觸藩羝其角
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

羸角之困者 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
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恥
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

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隼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

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
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

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
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

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
鬼谷子今所言

者璞假稱 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
曰穎川陽城有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

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
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翹跡企穎陽臨河思洗耳** 銑曰昔

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穎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
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于許由遂之穎
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

洗其
耳 **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翰曰允為閭闔風水波渙
然如魚鱗之起 善曰閭

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為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頽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无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

啓齒笑也善曰楚寒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良曰寒脩古之賢媒也存在也善曰楚

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寒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銑曰翡翠鳥名若枝鮮明也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

可悅之甚也蘭芳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善曰陸機手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中有冥寂士靜肅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翰曰冥幽霄日天也

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饉瓊漿渴飲飛泉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善曰

水王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九野嵇康苦難

曰倥傯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

指摩神仙詩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頤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

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三者代謝舛馳也謝敘也高誘曰代更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翰曰難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也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

為蜃龜鼈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

非我駕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善曰魏文帝

與竊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 愧無

景然死者相襲立壘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

魯陽德迴日令 善本作 三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遼難戰酣

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熹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

也 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陸訝切銑曰吒歎聲 善曰論語

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

哭不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

逸思思拂霄及遠遊以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翰曰清

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

足知游仙之事 善曰清源不能行揮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知

珪璋雖特逢明月難闇投 濟曰特逢美貞珪璋明月難

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

特逢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

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逢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投劍相眇者 潛穎怨青

陽陵苕苕哀素秋 翰曰穎苕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

殊事異宜與此同類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

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 悲來

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苕苕也素秋已見上文 悲來

側丹心零淚綠纓流 善曰悲俗遷謝故側心流涕周易曰

子以琴見孟嘗君 雜縣平 寓魯門 風屢將為災 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

東門之外屢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是也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滅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滅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多燬文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

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銑曰此中神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文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濟曰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鉅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後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感其頤 良曰姮紫玉杯自來人前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文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

隨長煙飄颻戲九垓 銑曰外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善曰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良曰燕昭文曰孩小兒笑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

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本作魄而無窮也魄暗也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酒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

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齊曰孟

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秋之月

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

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

曰分同道謂春分**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栢**良曰陵茗

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栢**即陵上草

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毛

葛曰葛寄生也**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銑曰薜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

女蘿松蘿也**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朝榮暮落蜉蝣

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薜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隕毛萇

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

也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

曰靈液飛波**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翰曰王孫王公子

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孫貴者也安期先

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

礬曾青礬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

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

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

礬石曾青**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執

轡石也**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事也揖謝也善

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

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

乎趙歧曰當仕路也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卷

六家文選

三

此卷為六家文選之第二十一卷，內容包含多篇古文選錄。因原圖模糊，具體文字難以辨識，但可見其為傳統木刻書籍之版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

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寒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向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作亦字 **浮沈** 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 善曰楚詩曰飲石泉兮陰松栢漱猶蕩也 毛萇詩傳曰瓊瑤美

玉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

嘯歌灌木自悲吟 濟曰木叢生曰灌 善曰毛詩曰其嘯也 歌又曰集于灌木 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

都賦曰寡婦悲吟 **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 良曰菊可以餐故 云糗糧蘭可以佩

故云間重襟也 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毛詩曰乃裹糗糧 毛萇曰糗食也 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

佩故以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 也欲投弃冠簪而隱於

此中 善曰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始也 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 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

簪并也 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仕臻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 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 木叢

生曰榛 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 注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前**

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銑曰瑩清也 善曰周易曰 **悄悄**

善本作峭字 **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 濟曰悄悄蒨青葱茂盛美兒 真謂不彫也 善曰峭蒨

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 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栖**

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良

言竹栢之美 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 好惡屈伸於其間 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

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 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

賦曰行止屈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銑曰結綬謂入仕 也由此而生纏牽

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 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 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失傳

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群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
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相與觀所尚逍遙極
善本作良辰
善曰趙歧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貌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雖望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躑躅欲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躑同躑躅欲

安之幽人在浚谷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良曰藻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葉成翠幄
銑曰雲構大厦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厦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

結風
善本作佇
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

泠泠飛泉漱鳴玉
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吸飛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
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

有假安事澆淳
善本作樸
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

樸
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

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

冊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富唐虞始為天下溥溥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溥與澆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何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為混俗自處足以免

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善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窺首陽老聃伏

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窺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

字助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昔在太**

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堯時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時人号曰巢父 善曰皇甫謐逸上傳曰

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

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善曰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

哀風中 善本 作迎 **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銑

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鷓鴣鳥名趾足也 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

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楚辭曰鷓鴣朝嘶而悲鳴崔琦七

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頰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為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偏智 善曰以出仕為周

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君子周
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
而不得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蘊於衛皆迫性命之情
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
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
終始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
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不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升也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善曰子虛賦曰

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善曰張衡曰風翊翊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翰曰丹赤華光也善曰法言曰明星

皓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貞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傲游快心意保已多

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詔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潛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善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

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九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

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翰曰清秋感人興喻之情可盡於此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記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濟曰凄寒緊急也善曰緊猶實也言

欲成 爽籟驚 善木作 幽律哀聲叩虛牝 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

幽律哀聲叩虛牝

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

鷲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 善曰言風之疾也敷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整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馬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

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無實乃浮雲之入自甘早隕墜也 善曰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

向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辰肅此塵

外軫 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也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消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消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也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消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消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也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消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消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也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消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消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

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

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

也玄為大司馬以此伊尹為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

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田千秋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 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

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善曰聲類曰悟心解

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

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舍

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積黎陽山賦曰良

遊未厭白日落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

飛霞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

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

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會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翰曰景昊日斜也湛澄華麗也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

流也寒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

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善曰毛詩曰寒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

歲月遲暮獨如何

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善曰楚辭曰惟草木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

鏡曰楚耕桑子謂南榮越曰全爾形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今汝形抱汝生無

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

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居之樓也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

音饒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善曰楚辭曰

汎汎臨流對迴潮

濟曰迴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迴潮潮落之名善曰毛萇詩傳曰迴

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輟策共駢筵立坐相

招要哀鴻鳴沙渚悲後響山椒

銑曰山椒山頂也善曰李弘軌法言注曰駢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各廣雅曰上高四墮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

颺

出谷

颺音標向曰亭亭月明白颺颺風聲颺風也善曰

颺颺風疾貌寡婦賦曰風

颺颺而

斐斐氣冱岫泫泫露盈條

翰曰斐斐山氣自冱覆也岫山峯也泫泫露光

盈滿也條細枝善曰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

望祛除

幽靜蘊積盪洗誼語氣也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

晤

望祛除

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向曰晤對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

與晤同
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

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凡和天子曰應詔

王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王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

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善曰言聖人佩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鄒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王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事為

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道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 善曰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以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

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 曰既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遂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 鑣銜也 善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鳴笳

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鑾鑾猶稅駕也山椒山頂也 善曰魏文帝書

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張組眺倒景列筵曷歸潮 濟

組組帷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筵席也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崑崙 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臯

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臯江曲也 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

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騫兮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

原隰萋

啼

散紅桃

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萋軟枝也墟丘園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梯梯者發孕也桃則華萋與梯

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

皇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

向曰皇宋高祖也言宋高美此陽春

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 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池以舒形萬物 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 翰曰詩云皎皎白駒

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有絜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慙食祿而已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工拙各所宜終

以反林巢 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

謠 良曰曾則謠歎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謠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五言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 魚嶠 各青

翠杏深沈 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嶠嶠崖之别名青翠山色

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嶽嶠崖之别名爾雅曰重嶽嶠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杏深冥也 曉

霜楓葉丹夕曛嵐 氣陰 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

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凌逾兮嵐氣清坪蒼曰嵐山風也 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已深 濟曰節時 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勞愛如何離賞心 良曰羈雌燕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

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撫鏡華緇鬢攬帶

緩促衿 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 善曰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

藻玄鬚吐素華古
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
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也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樓川作

前洲沈濟曰虬龍作慙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各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之義善曰虬以深潛而保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上也進德智所拙退耕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慙也

力不任
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

喜退耕而不憂此
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
銑曰徇求也永嘉海畔故

云窮海痾病也善曰趙歧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衾枕昧節候寒開

暫窺臨
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寒開惟簾窺臨景物也善本無此兩句傾耳聆波瀾

舉目眺嶠嶽
音欽翰曰聆聽眺望也嶠嶽山高兒善曰禮記笑洞簫賦曰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濟曰初景初春也

嶺嶽嶠嶽陽冬為陰也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池塘生春草

園柳變鳴禽
良曰塘隄也鳴禽鷺祁祁傷幽歌
善曰楚辭云王孫游兮不歸春萋萋感楚吟

也銑曰詩幽風去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詞云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向曰離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持

歲月多而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為之矣易云遯世

無悶 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游南亭一首

善曰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

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 善曰

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

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落峯

昏墊念苦旅館眺郊歧

銑曰痲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

郭外曰郊歧道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因水災也杜預左氏傳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

向曰被覆也 善曰楚辭曰皇蘭被徑今斯路

法曰旅客會也

未厭青春好已觀

善本作觀字

朱明移

翰曰夏為朱明 善曰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為朱明

感感感物歎星

星白髮垂

翰曰感感憂思自感此節物也星星白髮之兒 善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良

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善曰

逝將候秋水息

景偃舊山崖

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息形影於舊居之山崖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面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 我志誰

與亮賞心惟良知

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游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五言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以此進也善曰靈運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

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彩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而况

乃陵窮髮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

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

禮記注曰陵蹠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漂的川后時安流天

吳靜不發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

天吳是水伯也其狀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合八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志

賦維長綯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端倪猶涯際也輕

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自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子曰鯤海

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

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仲連輕

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

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

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綬也中山公子牟謂

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

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遇

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

物可忽

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

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請附任公言終

然謝天伐

銑曰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善

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善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哉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游山寺也善曰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令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且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本作

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

辭曰陽果果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時既暮故收斂氣也善曰霏雲飛貌也

芰荷迭映蔚蒲稗

支相因依

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善曰杜預左氏

披

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

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

兼遠

兼遠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遠也善

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此道也攝養也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島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善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岩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

震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

也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穴字

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改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

去子惑故蹊

翰曰術蹊皆山路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善曰景福殿賦曰欲活活

活活

夕流駛色

嗷嗷

夜後啼

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嗷嗷後聲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

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廣雅曰嗷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良

自言沈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巖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莢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莢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安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

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

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善曰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

秦失弟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

惜無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外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

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 曰則靈

運所居南山北山 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曰憩息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

觀于南山之陽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

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自玲瓏明暗貌 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轆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善本作濛字在冬切良曰

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淙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

深毛萇曰淙水會也濛與淙同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

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丰

峯

容

良曰蹊徑通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盛容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

外丰容悅茂貌 郭璞曰丰容也

初篁苞綠籜

土

新蒲含紫茸

而容切向 曰竹叢生

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 籜竹皮也蒼頡篇曰昔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

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鷗天雞

春彌重

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春視重疊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

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春猶戀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謂隱人也

但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 善曰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

孤游非情歎賞廢理

誰通

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善曰靈運遊名山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向日曙曉也光日光也善曰元康地記云猿與彌猴不

共山宿臨旦相呼

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

胡大切翰曰泣露垂

兒善曰廣雅曰方始也

透迤傍隈隩

鳥到迢遞陁

峴刑典切

曲隩涯也山中斷曰陁山嶺曰峴

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

日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

善本作陵字

緇

濟曰厲涉也急急派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緇遠也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

曰張良說漢王煇絕棧道庸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緇猶躑也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

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

轉

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

蘋萍泛沈深

菰蒲冒清淺

向曰菰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

企石

挹飛泉樊林摘葉卷

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末展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

詩傳曰挹酌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詞云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靈運想此其猶眼見也善注同

展

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心無由申展善曰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萎擗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擗蘭擗若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

展

折蘭若已萎擗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擗蘭擗若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

索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擗香蘭兮遺芳楚辭曰折蒨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蒨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

漢家侍情用賞為美事昧音誰辨

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誰

能辨也

善曰言事無高詭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里幽昧誰能分別乎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

質即以為美此里幽昧誰能分別乎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

所遣 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 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 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遺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善曰丹陽邵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蔡園元

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車轍馬跡夏禹曰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櫟力追切 **蓄軫豈明懋喜游**

皆聖仙 良曰軫車勉勉也言蓄車不行豈曰明德勉厲之君善為巡游者皆是聖智靈仙之主 善曰蓄軫不行豈是

欽明懋德之后善游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 善木作塵字 銑曰帝文帝

輦動山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塵曰也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

塵晉灼曰塵 **樓觀眺豐頰金駕映松山** 向曰樓觀曲阿城一百畝也

也金駕金車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頰德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德也映猶蔽也 **飛奔互流綴緹**

毅代迴環 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綴毅騎也迴環周行也 善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

進絕善曰車奔馬騰綴毅騎也續漢書曰 **神行埒浮景交**

映 善本作爭光 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

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之 **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 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

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 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

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沮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陽陸
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
陰谷之氣如寒煙也善曰吳越春

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
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積素既森藹積翠**

示葱芊善本作仵字銚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積素
森藹霜盛自松柏重布故云積翠萃萃鬱茂兒善曰

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
備也無年饑年也息

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

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為鄭玄曰

無歲無歲儲也急要也通百
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衷屬後筵**翰

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溫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
善曰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

人有十等卑臣輿與臣隸**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濟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隸也

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媿不妍美善曰
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凌遽**

取繁非纏墨牽良曰纏牽馬轡也大長則繁於馬行延年自
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纏牽所繁凌遽捷速也

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繁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
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纏
牽長故纏牽於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蒜山題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善曰劉
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

六年也蒜山在潤州
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去**臨東溟**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北方
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

東海善曰莊子曰闕奔之隸與躬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
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山名也漢書儀曰秦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
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
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 踐華因削成 翰曰秦築
長城渡河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 善曰史記
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
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 **巖險去漢宇襟衛**
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

徙吳京 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未有吳開國巖谷之險
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
彼漢宇襟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 **流池自**
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化造山關固神營 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
人力能致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
類曰化魯靈光殿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向曰園縣山
賦曰神之營之 善曰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

祭四方羣神也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
善曰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徒人以奉
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社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特祈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其風雨 **宅道炳星緯**
誕曜應辰明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
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 善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
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
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睿思纏故里巡**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駕而舊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
丹徒之京也故云故里舊垆猶懷也而循徧也
善曰爾雅曰 **陟** 登 **騰** 車 **路** 尋 **雲** **抗** **瑤** **堯** 音萌向曰盤山峯
林外謂之垆 **陟** 登 **騰** 車 **路** 尋 **雲** **抗** **瑤** **堯** 以通輦路尋雲言

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簷也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
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
雲霓柱頰左氏傳 **春江壯風濤** 蘭野茂萸 音啼善本
注曰堯屋棟也 **春江壯風濤** 蘭野茂萸 音啼善本

宣游弘下濟窮遠凝聖情 銑曰蘭野美言之萸英初生草
也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
徧遊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 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
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

以引下 岳瀆有和會祥習在上征濟曰齊桓公時岳瀆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

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 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嶽瀆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

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彘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音老留滯感遺

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

我不得從登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 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

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

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嚴耕翰曰言已素餐疲癯於廊廟之列今欲反

輸國稅事耕嚴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 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嚴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

曰嚴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嚴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車駕幸京口二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

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

良曰虞書云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記也 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春方動宸善本

駕望幸傾五州

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 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澆流

故謂北境云五州 善曰山祇山神也管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蹕於川路 善曰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鏡而高曰嶠楚辭曰神御出瑤軫天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

儀降藻舟

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舫也言自車入舫善曰瑤軫王輅也藻舟

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

萬軸

行衛千翼泛飛浮

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脩繼也行衛宿衛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自飛浮舟行兒

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彪雲麗璇蓋祥飈被綵旂

附也麗

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善曰天台賦曰彪雲斐疊以翼樞栢子新論曰乘車王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良曰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洵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去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有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楚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列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春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

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金練照海浦笳鼓

震溟洲

銑曰金練金甲也笳籥溟海也

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海浦

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藐

善本作

靚青崖衍澆

觀綠疇

向曰藐疇迴顧自靚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善曰藐盼

疇

善本作

靈騫都野鱗翰聳洲丘

鱗翰魚鳥也都野

人神所居洲丘魚鳥所處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鱗懼

善曰

為靈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濟曰道德禮義普徧周洽於川岳之神亦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官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

鏡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闔城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芳戲游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

廣津岸也善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善擾擾游

官子營營市井人濟曰言游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良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

車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

馬彪曰九夫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印也利謂利祿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

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

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身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彩吝

驚春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

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

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賢大也照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

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蒙小

玉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端正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數恨之深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軼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又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二十一

感感苦無踪冬攜手共行樂

良曰感感憂歎兒悵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

曰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悵為樂至章昭曰宗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悵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

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象樹隨山望菌閣

鏡曰陟升累重也臺上有木曰

樹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舍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暖阡阡

舍本作

生煙紛漠漠

美兒紛亂也漠漠布散

也舍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仵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且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惆悵此言不

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舍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

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

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氛氛若香

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良曰抱朴子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

此神鼎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

漢高皇之孫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

此山具

鸞鶴往古盡仙靈

鏡曰洪井西有鸞岡云洪崖先生乘鸞所

所故云具鸞鶴盡仙靈喻建平王來也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善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

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圃瑤草城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正翕許翹王樹信葱青

向曰瑤草王樹皆美言之翕

王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王芝琴賦

口瑤瑾翕純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杳冥

謂似香爐之煙 舍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白則

中坐瞰蜿虹

俛伏視流星

濟曰中坐半山坐也

視流星言山之高

舍曰西京賦曰瞰蜿虹

不尋遐怪極則

知耳目驚

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日落長沙渚

曾陰萬里生

銑曰長沙地名會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向曰

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王仲宣公燕詩曰

方學子松栢隱

市井名

翰曰隱幽隱也 舍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不榮利也楚

奉

善本作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

濟曰後旌後車也光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善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徐爰釋問略

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

沈休文

向曰宋西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

靈

銑曰紀猶表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立周禮注曰鎮

終南表秦觀少室

向曰終南山為秦

宮觀之儀表少室

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

淮海衿帶繞神垆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

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木自葱青其一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

杏深也葱青茂盛良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善曰子虛賦曰

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杳共隱天參差分善本作相望

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杳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

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鬱律構丹巘魚巘廬山

在起青嶂向曰鬱律直上兒山巘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峻增重疊兒山橫曰嶂善曰西京賦曰隱巒鬱律巘已見

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巘繒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翰曰

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

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良曰即

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善曰即事即此山南瞻儲

胥觀西望昆明池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善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

皆假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逢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逢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見上文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

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窈冥終

山巖之曲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

不見蕭條何

善本作無字

所欲

向曰窈冥深遠見使人蕭條然無所所欲而近於

道善曰老子曰窈冥其中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 其四善曰家語孔子曰無聲之

逸趣羽旆臨崇基

濟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旆類崇基謂鍾山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

者旌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旆樓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

青霞雜桂旗

賦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善曰玉趾已見

上文曹毗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向曰五藥草木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憺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口外天 於焉

於焉

仰鑣駕歲暮以終

善本作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

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濟曰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

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門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 東郊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

紆菜阡亦交互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巖 槿籬

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善曰謝靈運詩曰挿槿當列墉鄭玄禮

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

磨雲去不息征馬時相顧

翰曰磨亦風也磨磨也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麇今以江東人

呼鹿曰磨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茅棟嘯愁鳴平岡走

寒兔

善曰杜預雪詩曰寒兔為嚮雲嘯悲鴻竟夜嗽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及曰曾重阜山也

飛光忽我適豈

善曰不作

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月光也適

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善曰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事云暮

若蒙西

山藥頽齡儻能度

向曰魏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

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躰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句作光輝有五色服

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又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

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銑曰銳盡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

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向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

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幹曰皆謂秦漢

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銑曰余約自稱

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善曰淹留已見上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濟曰山橫曰嶂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愬

寒風而所繁去非外物為念在玄空幹曰玄空道也言

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

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立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實至駕輕鴻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

仙者以為駕故實至則相與乘也善曰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

烈服食養性極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

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

奉而外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善曰吳都賦曰逕路

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外而起漢書谷永曰

反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

之上故日月反從于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凌乘也列仙傳曰呼子

先者漢中闕下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

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銑口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

與爾同此事善口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

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

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廩土地成帝咸康

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

武政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甘泉敬烽候上谷抵樓蘭善本樓蘭

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楊雄上

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

徐敬業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悱字敬業少有才

也概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劬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

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拒字

犯塞烽火至甘泉宮

置又曰部舍國本名樓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濟曰此

蘭王治村沉城杆音鳥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於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危樓峻上干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

長安向曰碑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善曰左氏傳

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瀨瀨產甬道入鴛鴦

入瀨瀨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上為道鴛鴦殿名皆西京之事此

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

門入瀨瀨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

瀨瀨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閭闔道也淮南子

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鮮新鴛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窻用銀以飾窻言見城中車騎若此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途漢書劉

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目

愚驚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熅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

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

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銑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稽落遂

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

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

囂曰東牧三輔之地案秦置函谷關也

帝勞軍直馳入帝曰卿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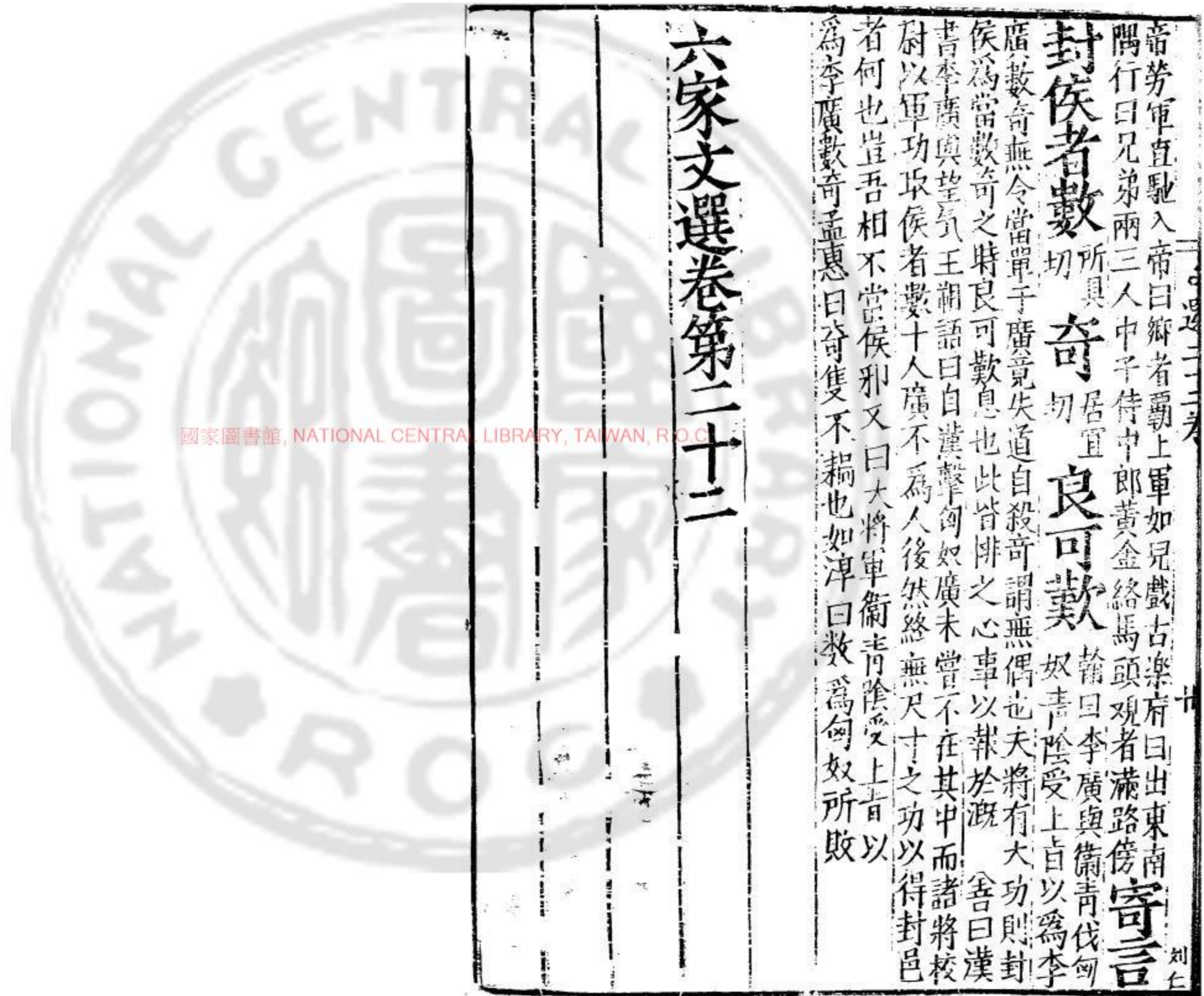
封侯者數所具切 **奇**居宜切 **良可歎**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

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侯為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漑

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惠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負瑰策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後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造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薄

惟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銑曰帷帳鑒照也善曰廣雅曰鑑照也

孤鴻號

外野翔

善本作翔字鳥鳴北林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鷲鳥好迴飛以比權臣

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善曰廣雅曰號鳴也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翰曰由此而憂

思善曰嗣宗身任亂朝常恐離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幽言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力轉

有芬芳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佩

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兒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善曰列仙傳曰江婁二女出游

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誘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兒了虛賦曰扶輿倚靡傾城

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

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嗚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曰言本望

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善曰趙歧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翰

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

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零落從

此始 魏盛時則盡慮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言晉當

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沈約

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華實既盡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荆杞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枸杞 **驅馬捨** 善本作

之去去 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枸杞 **驅馬捨** 善本作

上西山趾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 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

從之以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避世禍

此入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向曰已盡

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疑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

王與獵王曰我萬歲後子離與為樂泣曰大王萬歲從臣願得為殉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

大魚而弃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心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

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目

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

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不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目兕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

矣聞目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大夫桃**

李花灼灼有輝光 良曰天天美良灼灼明良 善 **悅懌若**

九春磬折似秋霜 銑曰澤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去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

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流盼發姿媚言笑吐

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曰昔夜也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宏對

吐芬芳其若蘭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

廣雅曰宿夜也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著明誓千載善本作永世二字

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善曰以財助

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墜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晤會一時故託三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此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

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 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事道張晏曰

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訖善

作託富貴焉常保銑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

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臯

蘭凝霜露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 善曰迅疾也楚詞曰臯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

曰白露朝為美善本作媚字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

晉誰能常美好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出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善曰王子晉已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

八百千

之葬植松栢梧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

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
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
馘廣雅曰毒痛也
李公悲東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銑曰李

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行者為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

時政迫促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

殷憂悄悄令心悲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

訴沈約曰重言之給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微風吹羅袂明月曜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

王為車權巨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金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作溢字盡資費用常苦多北

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

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臣見人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

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

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曰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

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願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

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齊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

甚美足供其賓客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曰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

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以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

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

賓夫得困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
豈寵祿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踈
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

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 沈約曰夷齊尚不食

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

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

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

專權而冒上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出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周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 善

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 **鶉鳴發哀**

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自遠去鶉鳴哀音喻邪臣讒佞鶉鳴鳥鳴則百草不香 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是

腐耳 善曰楚辭曰雁鴛鴦而南遊又曰恐鶉鳴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素質游商聲悽愴傷**

我心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女妓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

傳注曰尚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

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 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開都臨四野登高有

善本作望字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 所恩謂思古之君子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銑曰言自古死

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 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

千秋百

善本作萬字

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

善本作

羨門子噉噉

叫

今自嗤

善本作嗤字

向曰羨門子古

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悞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 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

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

茫

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兒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兒

走獸交

橫馳飛鳥自

善本作相字

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

望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鶉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日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闕卜

偃曰吾其齊乎對曰刺之其九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

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姦臣之害人者善曰爾雅曰

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疑為霜

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小人計其功君子

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翰曰小人計邪詔以為功君子守正

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

芳樹垂綠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葉清雲自透也

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透也

四時更代謝日月逝差馳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逝照四

時代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

濟曰切怛憂傷也莫我知

勞心切怛又曰勞心怛怛

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卒終

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逝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

不見灼灼西頽

善本作

日餘光照我衣

善曰楚詞曰日

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

也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

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飲

後得飲有比肩獸曰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晉不如於此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

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

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壓郭璞曰壓音厥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爲夸

善本作

名憔悴使心悲

翰曰當路子喻大

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

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

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廢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

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

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其母遠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

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濟曰鷺雀喻姦佞黃鵠喻賢

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沈約曰若斯

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鷺雀爲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

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爲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

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門臨永路不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

善本作

七百廿

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善曰毛詩曰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

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輕薄游閑

善本作閑遊字

子俯仰作

善本作字

浮沈

善本作作沉捷

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

銑曰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俛亦俯仰也

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

善曰作以字

慰我心

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 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

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威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誓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竟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今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良曰湛湛水平兒楓木名 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

有楓

阜蘭被徑路青驪近駸駸

銑曰澤畔曰阜青驪馬也逝去也駸駸兒駸七林切

喻曰去之疾 善曰阜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駸齊于

乘毛詩曰駕彼駟壯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兒駸七林切

遠望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

三楚多秀

士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荊孝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

高唐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

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傾襄王曰黃雀仰

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為庖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嬖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李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穰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澠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上善曰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豕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躡丸以其頸為的晝遊我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也南遊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勿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派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向曰嬰羅矧况晏晚也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

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翰曰奕奕長盛自爛光兒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奔奔

盛兒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寒戾度雲鴈

濟曰蕭瑟寒戾皆聲

也善曰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暖闇昧兒

耿介

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本作豫字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

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騶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逢不同長卿慢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逢天下不欲同其慢世善曰逢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茂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偃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官也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友當添翰良曰觴酒也添筆於墨而制作文章善曰添與賦序曰添翰操紙慨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波善本作淺字**頽魄不再圓傾義時陵亂**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騫也

無兩旦向曰魄月義曰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申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善曰魄月魄也義義和

金石終銷善本作消字**毀丹青斲彫煥**翰曰皆不彫煥光明兒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立髮歡無貽白首歎濟勉勵也立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善曰阮籍

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切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臨終詩一首五言

歐陽堅石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竟倫收崇陽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篡文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州作

伯陽適西戎

善本無

子欲居

善本有

纒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

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滌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况乃

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濟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

馬游近關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遂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機

古人逢機兆策

責守微官

銑曰咨嗟冲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尚

已構成此禍福端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朽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

來無端方言曰端結也

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

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

濟曰恢恢廣大自四方止下為六合絃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

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

松柏隆冬瘁

悴

然後知歲寒

銑曰言歲寒能

不涉太行險誰知

碎松栢時亂則

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也

莫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

言忠良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言忠良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言忠良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何歎

牙良曰引大分故以抑其情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嬌

善本作所字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 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夢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二子棄

善本有若字

遺念

皆違其

善本無其字

凶殘

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違遇殘賊也 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

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向曰惟思也若循環而無窮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五之統若循環環周則復始也

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權瀾瓚

瀾

翰曰揮奮也 洟瀾涕流白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權瀾瓚

干也 權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

遷迷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祐字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榮靡識越在襁

褓

善本作緹緹字

銑曰榮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襖嬰兒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緹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緹若今時小兒襁衣李奇曰緹小兒大籍也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

不訓不師

翰曰肆

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 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爰及冠帶憑寵自

放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善本作上字 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諺文曰尚庶幾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銑曰老謂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善曰結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善曰老子曰

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

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王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

戰子王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戰子王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

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 善曰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勿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之傳政於子玉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大

大也言天子能令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大也言天子能令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 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善曰周

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舍垢說文曰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舍垢說文曰 懷藏也杜預曰忍垢取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人由已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平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感悟思愆恒若創痛 平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行過恒痛創傷痛割也言褊小之心明行過恒痛創傷痛割也言褊小之心明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善曰褊小之心明善曰褊小之心明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善曰老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

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蒼頡篇曰瘡毆傷也方言曰但痛也說文曰瘡癩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卧

龍也騰起也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族議於市毛詩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類

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孫登當時人也

今果羅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此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宿心外慙六良朋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專負本心矣慙猶慙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毛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鄭子真皆樂道閑居脩

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亡擔石之儲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安索多虞濟曰晏如無事也善曰

善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系之多不可度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系非下自天實由我

頑踈之性所致也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嗚呼背增職競由人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善本作囹圄字齊曰邪巨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

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對答鄙評繫此幽阻向

對答鄙評繫此幽阻向善曰獄吏恥為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恥評問也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評也張晏漢書曰評者三日復問知之與

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評也張晏漢書曰評者三日復問知之與

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評問也實恥訟冤善本作免字時不我與

也免或為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幸而為獄吏

辱其神氣志亦亂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澡身滄浪平豈云能補良

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善曰孟子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

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善本作雖雖善本作鳴鴈勵

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真以云補善本作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莫能疇濟曰雖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然曾不疇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

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儻等

也事與願違違玆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濟

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

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曰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名為惡莫近名

脩名也被褐懷王穢惡其身以無兩於形也郭象曰忠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會

子曰懽欣忠信善曰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

故不生可為孝矣善曰萬石周慎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

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乃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

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世務紛紛祗攬予情安樂必誠

乃終利貞濟曰紛紛亂也祗語助也攬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

書言世務毛詩曰祗攬我心攬亂也祗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

煌靈芝二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

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善曰西

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

也楚詞曰云有志而

無謗爾雅曰就成也

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

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

夜疾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采薇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翰曰使將來之

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

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也

范曄後漢書曰索閣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

肅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

禮記曰百年日期頤

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

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

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善曰古詩曰

借問歎者誰言是

善曰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

善曰

各

善曰

願為西

善曰

南風長逝入君懷

善曰

夫懷

善曰

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
所依據也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

難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上弼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
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

奔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適荆蠻翰曰荆蠻喻荆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善曰

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

饑善本作餓字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

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

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

相完善本作覓字驅馬弃之去不忍聽此言銑曰此說婦人為言特遭亂夫

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不能相全案驅馬而去不忍聽之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

全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

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向曰滯猶留也善曰國語曰滯滯賈逵曰滯久也方

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泝流逆流行也善曰兩

舟也兩雅曰逆流而上曰泝流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

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
山脊曰岡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狐狸馳赴穴飛鳥

翔故林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詞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後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

衣襟善本作衿字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善本作撫字琴翰曰攝衣去寢

衣也善曰楚詞曰擊迎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躡食其也韓子曰師

治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善曰史記

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善曰壯益也此繁自哀之言善曰羈旅已見上文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言善曰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邑後詩哀帝室漸衰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邙善本作芒字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也

借問誰家墳皆

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鬱

墳陵恭文原皆陵号鬱鬱無草木多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臚臚肥美也季葉善本作世字零亂起賊盜如豺虎良曰葉猶世也善曰左氏傳曰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壤過一杯蒲侯便平

房啓幽戶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

善曰一杯偷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杯二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

珠寶見剽 剽 濟曰珠玉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押言遭發

珍寶見剽 剽 濟曰珠玉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押言遭發

園寢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零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

化為墟 周墉與遺堵 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 善

日漢書曰白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蒙龍荆棘生 蹊徑 善本作 登童豎

狐兔窟其中 蕪穢不復掃 先古切良曰樵童牧豎也

頽隴 竝墾發萌隸 善曰蒼頡篇曰墾耕

營農圃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頽隴 竝墾發萌隸

昔為萬 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

乘君今為丘山土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天子

感彼雍門 言悽愴哀往古 向曰雍

孟嘗君 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

承睫感恩 其言故悽愴也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曰 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秋風吐商氣 蕭瑟掃前林 良曰商為秋氣 善曰王逸

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 善曰王逸

陽鳥 善本作 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 善曰王逸

白露朝 善本作 夜結木落柯條森 結為霜

夜結木落柯條森 結為霜

也森寒風浪聲 善曰呂氏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善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道也浮行

也忽西沈言其疾沒也 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 顧望無所見

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蕭蕭高桐枝翻

翻栖孤禽 善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皆孤鳥栖於高桐也

草木皆蕭鄭玄曰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 精列吟良曰

蕭謂枝葉縮葉也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蒸雍月令章句曰蟋

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曰蜻音精蛚音列 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絲思彌 善曰秦嘉答婦

作彌 深 善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思字 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絲謂憂思多也 善曰秦嘉答婦

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 憂來令髮白誰云

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

衰歌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

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愴長風以徊徘徊又日向

長風而舒情又曰 泣歎歎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善曰悼痛也安仁痛 疾易改也 善曰荏苒猶

桂而 荏苒及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漸盡自謝去勿

漸也舟舟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隔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謂

兩御之琴賦曰 私懷誰克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

披重壤以誕載 從淹留亦何益 倂 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後剋 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

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

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詞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僂從事

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

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翰曰廬

亡者所行歷也善曰家語孔子

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

幃屏與髣髴翰墨有餘

迹善本作跡字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

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也善曰廣雅曰幃帳也聲類作幃

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諦也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

於壁善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

或存周惶忡中

驚惕良曰

惶忡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

注曰恍

如彼翰林鳥雙飛

善本作

一朝隻

翰曰翰林鳥栖

失意也

比失耦亦如此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或翔天王

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

如

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

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

春風綠隙來晨雷

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

承簷

善本作

滴

垂滴而下善曰說文曰雷承水也

寢息何時忘沈

善本作

沈

沈字

庶幾有時衰莊缶

方猶可擊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

有方

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

曰庶幾激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若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卒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

歌我數數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

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

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

微也闌猶微也善曰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

凜凜涼

土潤溽暑文頽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

風外始覺夏衾單

銑曰凜凜涼兒并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善曰古詩曰涼歲

云慕毛萇詩傳曰衾被也

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

翰曰續絲也言豈無重續人已亡矣

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綿也

歲寒無與同即月何

朧朧

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埋蒼曰朧朧欲明也

善本作展字

轉眄枕席長筥竟牀空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筥亦席也竟盡也善曰展轉

已見上文

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

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

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

翰

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兒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

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

撫衿長歎息不

覺淚沾

善本作涕霽字

曾沾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日月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涕下霽衣裳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

短歌行曰憂從中來

寢興自

善本作存形遺音猶在耳

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

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替賢今日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愧

蒙莊子

齊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此二人妻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

如古人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賦詩欲言志此志難

具紀

感自令鄙

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感者憂也善曰魚

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命也可奈何長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開也四節春夏秋冬

冬也逝猶往也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列列**善本作列**夕風厲**良曰列

兒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曰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向曰淑美儷耦也替翳不可見也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齊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爾祭詎幾時禘禘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憐床帳也

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寢被堂衣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善曰爾雅曰引陳也**臯臯其**

月周戚戚彌想善本作相**愍**良曰臯臯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駕言陟東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殞之

阜望墳息紆軫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出遊楚詞注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曰毛詩曰駕言

徘徊不忍去徒倚步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善曰禮記周**徘徊不忍去徒倚步**鄴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落葉委地類曰埏墓埏也**側枯茭**善曰禮記周**帶墳隅**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茭**安知靈與無**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兮不皇

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

悲有餘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

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真初封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詔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傅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謝靈運

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

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謗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善曰越絕書曰

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是地記曰吳攻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

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環顧高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子沈

善本作沈字

痛切

善本作痛切

中腸

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

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善曰君子道消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

所害周易不卦曰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那安泰

緣曰天子哀痛賈遺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
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存**

善本作**德音初不忘**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

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徂謝易永久松柏森**

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已行**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

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芳**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

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劍於墓樹焉協和也龍勝楚人王莽徵之

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曰嗟乎董以香自燒龍生竟天天年非吾徒

也蘭芳即與董同也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席寶劍以

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

矣使於晉顛反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

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董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解劍竟何**

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及撫墳徒自傷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

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煠撫墳兮告辭皆莫

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

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

此兩者互有其相妨善曰若人川來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

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

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理感深情慟定**

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非識所將**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

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

荀采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

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餘音察曰功名高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

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脆促良可哀夫枉特兼常**

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

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

及是上三卷

八

崇爵位空場虛名也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舉聲泣已瀝善本作長歎不成章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文章

言悲之深也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與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善曰周書曰助

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欽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如淳漢書注曰塋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

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陪廁迴天顧朝燕流聖情

向曰陪廁

早服身義重晚逢生戒輕

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逢官逢也晚逢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過恩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

人在位王澤竭盡悔之形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

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

勅躬斬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誡素故并合也言雖經

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斬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善曰孝經鈞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

有積素更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咸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因谷非漸漬榮會在**

逢迎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

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濟

太子疏而逢迎却行爲道 **束紳入西寢** 曰

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 **伏軾** 善本作

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 **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伏軾而奠東垆陵所在也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

曰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 **松風遵路急**

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山煙冒隴生** 皇

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 善曰說文 **皇**

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塚謂之隴也

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

之聲 善曰皇 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

聲班固漢書替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

此言人之思慕 **萬紀載絃吹千歲** 善本作 **託旒旌** 濟曰十

被在歌謳之聲 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

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

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

士容禮口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

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 **未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 向曰倫

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

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

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

存其神已謂故同 **幼壯** 善本作 **因孤介未暮謝幽貞** 翰

乎倫化之萌也 幼壯 善本作 因孤介未暮謝幽貞 翰

幼壯謂少年日也未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

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爲戀文帝

之明德也 善曰漢書音義臣 **發軌卑夷易歸軫慎崎傾**

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發軌卑夷易歸軫慎崎傾**

良曰軌跡與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化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都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

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補設脯糲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

寒樽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

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詎聞歌吹聲

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芳襟染淚迹

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媛媛者牽引也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

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

况乃

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人長也

弄身輕

善本傳舍

曰坐玉床與天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

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濟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

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

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

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 季札人之英也 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如一不復變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攜

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

梁武帝也景者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 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 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 運阻衡言革時泰王階平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善本有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

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揚 賦曰王衡正而泰階平 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向

王戎字季平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我以為禮待之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

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 善曰傳暢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

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濬而通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戎以禮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叻自謂也梁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叻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

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 伊人有涇渭非

臺古掘字也漢書曰籬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伊人有涇渭非 余也揚濁清 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

所能揚也 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 揚清激濁也 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汜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揚清激濁也 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汜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調曹子建猶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濟曰平生

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不忍一晨善

作辰字意千齡萬恨生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

將乖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已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善曰新字孫

如虛舟來觸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

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善曰嘲亦何時見范侯還

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其二銑曰范侯

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善曰左氏傳曰日弗覩朱顏改徒

想平生人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

寧知安歌曰非君撤瑟晨良曰君子有疾撤瑟寧知安

歎輟春哀國均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穀大夫死秦人

之道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

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善曰晉官名曰蔡

王仲宣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良曰翼翼飛鳥鸞鳥以喻子篤也載

我友云徂言戾舊曰邦銑曰徂

也舊國謂了篤本居濟陽也善曰蔡氏譜曰舫舟翩翩以

泝大江也善曰楚辭曰舫舟將而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

塗時行靡通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懼荒塗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

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苦別離相阻

隔也悠悠遠矣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衡

善本作邈焉異處

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

近荆州仲風流雲散一別如兩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

難願其弗與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瞻

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

子望之鄭玄曰政足可列列冬日肅肅淒風向曰烈烈寒甚

以望見之政與企同潛鱗在洲歸鴈載軒善曰潛鱗

故渚於泉軒飛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洲鄭玄曰

寒則逃於洲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也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離此亂

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雖則進追字慕子思

匪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鴉離也雖則進追字慕子思

罔宣善本作宣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

尚書曰予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

靡期翰曰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

信誓不遷于時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

遂有遷移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

旦及王同寮生死固之

向曰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善曰左氏傳曰先裁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

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可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饋以匹

馬顛子冠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漣也而亦淚流也善

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銑

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也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

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荆州後功封澹津亭侯與黎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善曰

三輔决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庶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

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黎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羗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

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濟曰荆楚荆州漳水在焉湄岸也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

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宴起

善曰本傳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

詩和通箎移填

比德車輔銑曰箎竹器填土器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

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填仲氏吹箎毛萇云

填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填箎左氏傳曰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良曰度用

也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 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庶茲永日無讟厥緒濟曰讟失

也 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讟時不我已

已成也言雖無讟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 同心離事乃有

逝止 善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任也 橫此大江

淹彼南汜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

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 善曰毛詩曰 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

居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也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向曰悠悠遠兒薄辭也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哲

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善曰

伊嫵婉胡不悽而 良曰矧况伊惟也嫵婉好兒胡何也言天

而助辭也 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之後願因晨風之夕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

善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鷓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羗迓高而難

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

書曰以燕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心肥泉茲之永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

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善曰毛詩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

不以天官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

私非其材 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

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 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 無曰蠻

齋不虔汝德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虔敬也

慎爾所

之

善本率由嘉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

無忒差也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立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

禮

鬱彼唐

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見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

澧陽縣澧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善曰

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

能用其文始也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勸一束其人如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善

曰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

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自率循也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自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且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

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

謀言必貞

善本作賢字

錯路說

稅申輔

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真正也善延

陵有作僑盼是與

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盼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

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繁以此事戒叔良也善曰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

曰予恐來世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

知微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向善曰華喻貞越絕書子胥曰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須知其暗機也

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須明

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荷名

胡寧不師

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

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

等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六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言趙缺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

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襄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早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

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

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眾不可蓋無尚我言

良曰天

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梧宮致

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辯齊楚構患平聲銑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王自是齊楚舉兵

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庶道殺子胥之父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王有要在眾思歡

向曰要正也成功有正直之節在天下之眾則思歡也 善曰尚書帝曰成允

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

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入曰夷吾其定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瞻

彼黑水滔滔其流

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自滔江漢南

滔江漢南

江漢有卷允來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

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

職汝之由

良曰若一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也毛詩

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中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

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他仇曰

緬遠鮮少克能也 善曰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曰勉也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貞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

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庶厚

我憂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庶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善曰言為詩

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司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

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善曰元

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

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三官也毛詩曰將翔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戶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

眾

實會廣座

善本作明燈善本作其炎光善曰史記笑

羸曰公子自是迎羸羣眾廣也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燭熾也熾大明白

清歌制表妙

聲萬舞在中堂

濟曰製作詩大也善曰毛詩曰金罍含

其善本作醴禮

羽觴行無方

向曰罍鐘也甘醴美酒也羽觴

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

良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馳勸

善本作悅誠未

六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

主人飲無庸歸音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翰曰前篇

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若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善書曰魏郡武始縣

清漳水出焉東派于濁漳之水

自夏涉冬彌廣

十餘旬

翰曰冬十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

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在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

人則文帝也

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

至于岱宗太山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

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着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耿

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野敘述憂勤也

復為別辭游車歸西墜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一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逝者如

流水京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此京此遂離分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善曰楚詞曰無所求而自見乎春

文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一故遺爾詩也新詩文勉哉作則此詩也

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文帝自勗勉勸令德北面事君

以長歎平良曰既謂感歎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

濡翰向曰遑暇寐也濡沾也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

明燈善本作可一推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也

前庭門重其關鏡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林詞曰白露紛

應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殫盡也善曰壯

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當日所為歡

涕泣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當日所為歡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當日所為歡

涼風吹沙礫氣霜善本作霜氣字何體體五來向日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

也氣邊氣體體白白只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

明月照縹緲暮華燈散炎暉銑曰縹緲黃色善曰縹賦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

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死也善曰論衡曰

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橫飛翰曰君侯

雅之志從漢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不修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魯

善本作儷安能追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儷儷

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魯慕小雅斯于歎詠之美儷儷

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女國曰魯鈍也魯與魯同

贈徐幹一首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坡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關也垣濟之善曰毛詩曰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故宮句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巨

良曰拘拘東限限阻也清切節嚴切也天子所居口禁言各有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中者門戶有禁非御不得思子沈善本作沈字心曲長歎不

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起坐失次兮一日三

四遷向曰遷移也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竭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

塘池源流也善曰思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銑曰葉

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乖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本作

詞曰漂翻翻其上下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白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善

日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長
日皎白也楚詞曰晞白日兮皎皎
兼燭八絃內物類無

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翰曰言日光照燭天
下無所偏頗而我獨

抱此深感矢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
曰去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
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
網維也尚書曰熙備庶類運王之誼

贈從弟三首

五言齊曰公幹弟蓋尋究庶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 水中石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自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派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
白石磷磷毛長曰清徹也
頽藻生其涯華葉紛頃

善本作華
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向曰頽藻岸也紛擾溺多只

良曰采此頽藻可薦於宗廟進
日嶺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
曰苟有明信澗谿沼之毛蘋藻

五魚園古
壺此出深

澤
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
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
中
也此言言更無珍美之物
善曰古詩曰青青園

朝露待日晞爾
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 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
兒瑟瑟風聲
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愴終歲
向曰勁
堅也
正
濟

豈不羅凝
松栢有本性

鳳皇集

南嶽徘徊孤竹根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
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
善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

紫氛
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
不厭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
豈不常



勤苦羞與雀喻俗蒿公雀喻俗羣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

雀喻俗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

明君也須待也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六家文選 卷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毓丁觀重刊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五

曹子建

用日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

四山

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修焉西邁餘

圓

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也謂文帝不

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
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
廣雅曰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

彼雙闕閒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之閒也行喻君於閭朝也 善曰論

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修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中天 銑曰文昌殿各通風樓之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善曰

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都列 春鳩鳴飛棟派焱 善本作

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 激品軒 濟曰鳩鳴飛棟派焱 善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颯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颯同古字通 顧

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 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

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

全其體也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族也列子曰北宮

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

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與發也 寶弃怨何人和氏有

其愆 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王於楚王以為非玉而

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跖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

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跖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跖

音刑孔安國尚 彈冠俟知已 知已誰不然 銑曰志所望彈

書傳曰愆過也 仕也而今知已皆見棄致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燕以晚歲

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 良田無晚歲膏

為意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
翟義請陛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

年穰也信懷良王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
籟籟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

璠璠欽杜預曰璠璠美王君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

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逢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五言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敬禮有文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桂枝落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翰曰依覆除庭也履以

而銷亡霜至於堅冰謂陰謀

庭又曰脩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善曰楚辭曰凝霜之紛

紛字書曰凝水堅也王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王除彤

塗飛閣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善曰廣雅曰八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良曰謂陰陽不和

農夫安所獲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黍稷委疇隴

治之田也毛詩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向曰在貴謂

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善曰言俗之常情也狐白足御善本作冬馬念無

衣客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

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善

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二日

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

禦冬毛詩曰無衣無禍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濟曰言思

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異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帝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銑曰寧安也謂儀曰惜愛也
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良曰王粲在西故起攬衣起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

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

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 善曰鴛鴦為喻粲也毛詩長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

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悲風鳴我側羲和**

逝不留翰曰羲和曰御也逝往也 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

時不可及**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濟曰重陰謂雨露

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 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遂**善

作自**使懷百憂**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翰曰函谷關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時也

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向曰

濁渭水清 善曰毛萇詩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銑

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

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

豫州威 萬百城 自闕出浮雲承露既太 善本作 清 濟曰自闕闕

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也太清天也 善曰西京賦曰園闕竦以

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

曰托摩也槩與托同古字通 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善

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

傳歲尹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 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

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 君子在末

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

君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德聲 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

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

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 翰曰貞正則

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

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

鄭文周禮注 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

城王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

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

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植

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

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樂曰於園

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

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

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
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逝往也疆謂王所封處善曰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在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壘郵城也時植雖封雍立仍居郵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

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齊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

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善曰毛詩曰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賦

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軌改大名所謂

鄭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此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霖若縱橫言其多也鬱鬱茂也善曰薛綜東原賦注曰大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

中逵絕無軌改大兩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

轍登高岡良曰逵道軌跡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其高岡而行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置施於中逵廣

脩阪從士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向曰脩長

日者阪高也玄黃馬病也善曰毛詩曰賦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鬱鬱紆將

鬱以紆翰曰鬱紆愁思繫也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鬱鬱紆將

何念善本作親愛在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善曰

圖相與借中更不克俱齊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借亦同也善曰毛萇

詩傳曰鳴梟鳴衡拒豺狼當路懼號曰鳴梟惡鳥鳴為人但借也鳴梟鳴衡拒豺狼當路懼妖者豺狼惡獸志害物

者衡扼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善曰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也公羊傳曰楚莊三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翰曰蒼蠅能變白為黑喻佞人兄弟如此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欲還

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楚辭曰攬駢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

踟躕亦何善本作可字**留相思無終極**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善曰蕭條草木衰落只匿藏也善曰楚辭曰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頽歸鳥赴喬林翩翩

羽翼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雛隔疾良孤獸走索羣街草不

違食翰曰索求違暇也善曰尚書曰不違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

奈何善曰鄭玄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翰曰翔飛也款域邑分弟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臾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臾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曰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自人間也自顧非

金石咄丁咄子子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咄大驚歎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咄也聲類曰咄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心悲動我

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疇然後展殷

勤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躬勤衾被幃帳也善曰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

帳也幃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疢無乃兒女仁向曰苦憂思成其疾疢乃兒女

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媪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

也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

心善曰李陵書云日前書舍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轆軻長苦辛

苦辛何慮思

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向曰吉凶壽考不定

使人疑之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赤松子久來詭欺之說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閻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

持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頃刻百年之生誰能使持離別善

日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比有變故鄭玄尚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玄曰斯須猶須臾也離別永無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

會執手將何時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善

與子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銑曰王謂白馬主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

後期謂壽考也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

詢茲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
黃髮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五言翰曰丁翼字敬儀少有才姿博學為黃門郎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墳城闕豐膳出中廚

銑曰豐美膳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善曰論語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侯我於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發彈徵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

餘

向曰肴饋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蒹蒹朋友故舊也

大國多良材壁海出明珠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善曰禮

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君子義休待

善本作

小人德無

信蓄發於辭也白為大也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

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待待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

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

須

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

安國尚書傳

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

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時俗

君子通

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大道無願為世儒

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為

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嘉字

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統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

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歸

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

風馳雷

善本作電字

逝躡影

善本作景字

追飛

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疾也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兩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

顧盼生姿

良曰凌上厲越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

親密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濟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親密善曰毛詩曰君子好

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銑曰阜山厲越也善曰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

仰落鰲鴻俯引洲魚

銑曰謂行軍田獵也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且

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逐邁息彼長林

良曰逐疾邁行也春木載榮布葉垂

陰

良曰載則也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善曰毛詩曰習

習谷風春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玼素琴又好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

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也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善曰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翰曰浩浩水派兒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善曰毛長詩傳曰畿疆也

六百五十二